



三代人的爱情观

●蓝飞燕

老屋的相框里存放着三张结婚照,如同三封不同时代投递而来的情书,静静地讲述着光阴如何悄然重塑着人心对“爱”的诠释。

爷爷奶奶的婚姻,是媒妁之言牵起的红线情缘。奶奶曾坐在院子里下缝补,手指摩挲着旧衣,语调轻缓地回忆:“那天,轿子一放,红布盖头一掀,才看清你爷爷的模样。啥情呀爱呀,压根儿没想,只觉得这人憨厚,能托付终身。”爷爷在旁吸着旱烟,烟雾缭绕里只是点头。

日子是土地般沉默的厚重,爷爷每日黎明前将水缸挑满,奶奶默默地在他碗底多藏几块油渣。他们从未说出爱,爱却早已如空气般渗透进每一缕炊烟、每一次默契的相视里,更是贫瘠土壤里互相扶持的根系,坚韧地扎进生活的深处,沉默而有力。

轮到我父母这一辈,婚姻更像一份彼此支撑着活下去的约定。母亲清晰记得下煤矿的日子,被父亲英俊模样和写得一

手好字深深吸引着,她思忖着:“这人踏实,有手艺,往后能搭伙把日子过下去。”婚后光阴,被精打细算的柴米油盐占据着。母亲踩着缝纫机补贴家用,“哒哒”声敲打着时光;父亲在灯下反复核对粮本油票,眉头锁紧又松开。母亲常说:“啥爱不爱的?把日子过下去,就是情分,嫁鸡随鸡,嫁狗随狗,认了。”他们的情意,早已揉碎在共同背负生活重担的每一个褶皱里。

待到80后的我们,自由恋爱下,爱情的地位被捧得极高。我与爱人相识于校园,QQ聊天窗口里跳跃着不知疲倦的文字,图书馆书架间交换着羞涩的笑语,操场跑道上追逐着青春的风……我曾单纯而勇敢地对他说:“我在乎的是你的人,而不是身外之物,不管你是无车还是无房,我都不在意,好的生活是靠两个人相互奋斗彼此成就。”那些时光,我们为精心准备的惊喜雀跃,为对方心仪的礼物奔走,在月光下编织着水晶般剔透的未来图景。

然而,当婚姻的生活真正拉开了序幕,当啼哭的婴儿、沉甸甸的房贷、琐碎的账单汹涌而至,我们才恍然明白:那高洁纯粹的爱情,也会被生活的风雨淋湿、吹皱,爱情早已融进每一天的柴米油盐、高压工作里……

三代人的婚照,由媒妁之言、生存约定到自由选择,内容迥异,却都被郑重地盖上了时代的邮戳。照片里爷爷洗得泛白的中山装,父亲那封秀气的情书,爱人手上那枚闪耀着当代信诺的婚戒,仿佛都在向我们昭示:时代一直在变,不变的是心里的那份挚爱。

爱不是那份缥缈的颂歌,它是风雨中共同撑起的一把伞,是泥泞路上互相搀扶的手臂,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爱与责任。这份担当,穿透浮华与喧嚣,如大地般沉默而坚实,默默维系着我们最深远的契约。它不喧哗,却足以支撑我们穿越所有凛冽的风口,走向岁月深处那盏名为“家”的温暖灯火。



铁骨木棉

●李剑平

肩并肩,仿佛是情侣
陈铁军与周文雍
他们像盛开的木棉
被纷飞的战火烧红
并淬炼成钢枝铁木
通红的花瓣
映照青春,以及骨子里的气节
傲如铁骨的枝干
举起锋利如刃的花瓣
像一道红色的闪电

头可断 肢可折
以满腔的愤慨呼唤正义
杀出一条血路
寻找民族解放的路口
信仰和坚强
铸成挺拔向上的姿势
吹响一朵朵火红的号角
春天 从枝头开始绽放

被风雨严刑拷打
伤痕累累的铁骨木棉
坚毅成勇士的模样
他们在刑场举办一场婚庆
把枪声当作礼炮
炸开摇摇欲坠的黑夜
张开的花瓣
捧起了黎明的光芒

四季诗篇

●房小铃

田野上,耕耘的机声渐远
他弯下腰
笑着跟生活打招呼
他识得每一片叶子的名字
也懂得每一颗种子的秘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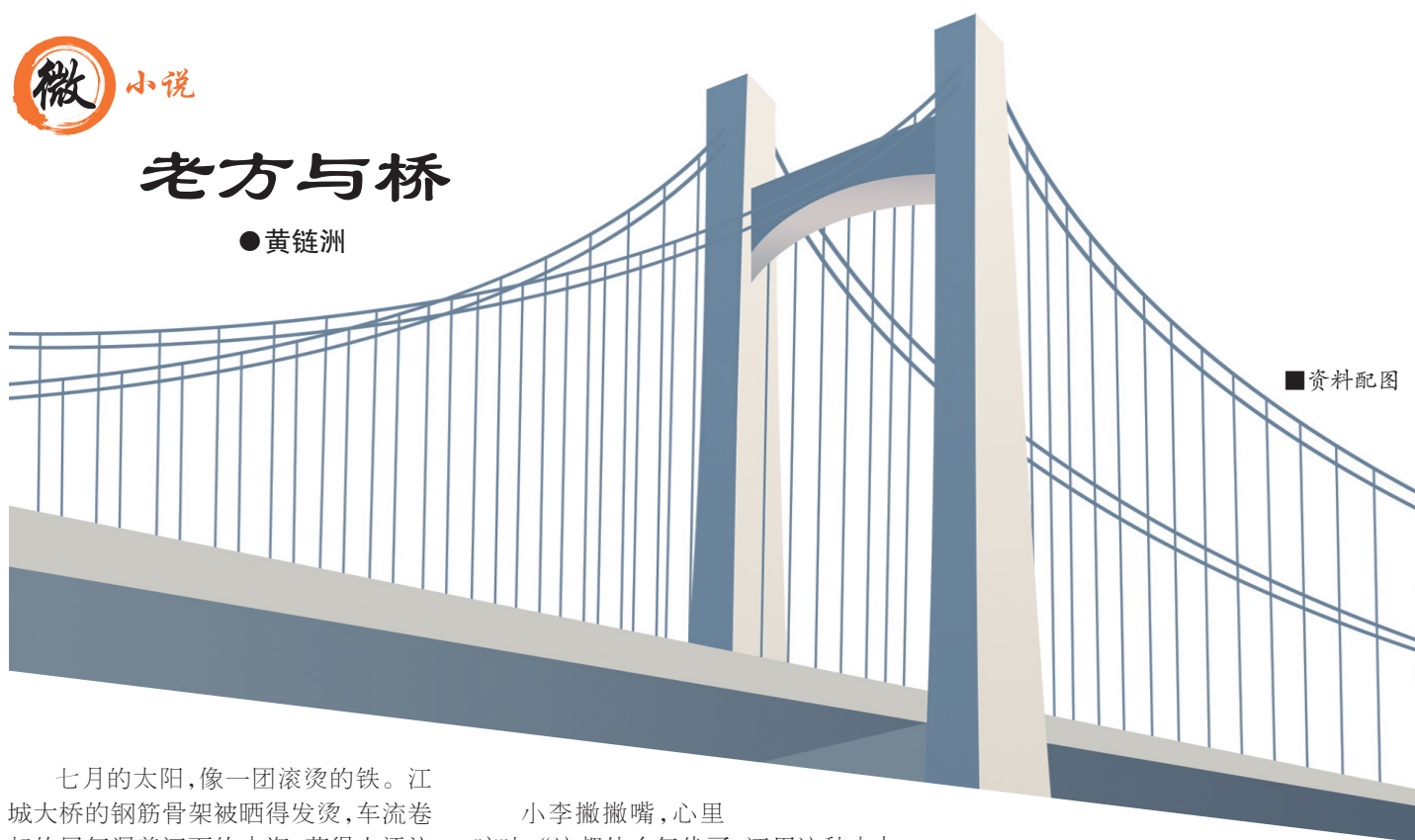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汗水滋润了这片土地
也是这片土地
养育了他四季轮回的希望

冬雪覆盖时,他依旧在梦里耕耘
春风吹来,他已站在田头
看着绿意从地里破土而出
这就是他一生的诗篇
用大地和天空,写成的诗



老方与桥

●黄链洲



■资料配图

七月的太阳,像一团滚烫的铁。江城大桥的钢筋骨架被晒得发烫,车流卷起的尾气混着江面的水汽,蒸得人汗流浹背。

“小李,再敲一遍A-37号斜拉索的锚固螺栓。”老方头戴安全帽,声音顺着对讲机传出,带着一丝沉闷的嘶哑。

小李,刚从大学毕业的技术员,有些不耐烦地用检修锤又敲了一下那颗比碗口还粗的螺栓。“方师傅,数据正常,敲了三遍了,音色清脆,扭矩也复核过了。”他觉得,这位快退休的老党员师傅有点小题大做。今天这天气,本可以安排些轻松的活,偏偏老方坚持要顶着烈日,对大桥进行一次特别的巡检。

老方没理会他的抱怨,顺着检修梯爬了过来。老方五十多岁,皮肤黝黑,布满皱纹的眼角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锐利。他没说话,从腰间工具包里摸出一把听音杆,像医生听诊一样,一端贴在螺栓上,另一端贴着自己的耳朵。闭上眼,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和这座桥的脉搏。

小李撇撇嘴,心里嘀咕:“这都什么年代了,还用这种土办法,仪器数据不比耳朵准?”

半晌,老方睁开眼,眉头紧锁。“不对。”他拿起检修锤,用一种特殊的节奏和力道,在螺栓周边的基座上轻轻敲击。“你听,声音有点散,不清透。”

小李竖起耳朵,除了单调的“铛铛”声和桥下的车流呼啸,他什么也没听出来。

“这座桥就像人的身体,时间长了,总会有看不见的疲劳和暗伤。”老方一边说,一边让小李调出内部结构图,“它的每一颗螺栓、每一条钢索,都连着筋骨。一个地方松了,整个身子骨都会受影响。”他指着图纸上一个点,“问题不一定在螺栓本身,可能在它下面的预应力套筒。通知监控中心,临时封闭这条车道。”

小李半信半疑地照做了。接下来的两个小时,成了小李职业生涯中最深刻的一堂教学课。

他们卸下厚重的防护板,当高强度

内窥镜伸入套筒内部时,监控屏幕上赫然出现了一道极其细微的金属疲劳裂纹。若非老方坚持,这道潜在的隐患,不知何时会演变为一场灾难。

“方师傅,您是怎么听出来的?”小李终于忍不住问。

老方拍了拍桥身栏杆,“我入党那天,我师傅带我来这儿。他说,这架桥托着一座城的希望。党员是桥的守护人,要撑得住风雨,护得住安稳。”

他看着桥面上的车流,“我守了它三十年,这桥啊,和人一样有性情——你真心待它,它就还你三十年安稳。”

抢修工作一直持续到傍晚,晚霞将江面染成一片壮丽的橘红色。收工时,老方把自己的党徽小心翼翼地从小满是油污的工作服上取下,擦拭干净,别在内衬的白T恤上。那枚小小的徽章,在霞光里闪着温润的光。